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上海闲话

网域沪语

弄堂里走出一个排球名家

文 / 丁婷婷

威海路浪个张园又叫张家花园,辣上海滩是很有名气个。

但是大家可能勿晓得,上世纪40年代个辰光,从张园曾经走出过一支排球队。其中有后来中国排坛很著名个运动员钱家祥。我个爸爸呢也是弄堂球队中个一员。

张园是大弄堂里套小弄堂。大个弄堂可以并排开两部汽车,所以有了打排球个场地。小弄堂里呢是石库门房子,供住户进出。当时伊拉就辣弄堂里个红砖墙上面装了两只钩子,排球网是自己用绳子编个。

伊拉都是大学生,既没啥钞票,辣6号里个祝家就出铜钿帮伊拉买排球、球衣。只要伊拉一开打,全弄堂里个人会出来看球,相当热闹。

听我爸爸讲,伊拉挨个辰光经常出去比赛,还脱俄罗斯青年队打过一场比赛,打败了白人哦,当时个报纸浪还登过弄堂消息,相当光荣。我爸爸还拿弄堂份报纸一直保留辣海,我也看到过,可惜辣“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了。

从张园弄堂排球队当中走出个钱家祥,1951年进入中国男子排球队,后来是体育局排球处处长。上世纪80年代出任中国排球协会秘书长,创建了漳州、郴州排球基地,为中国女排冲出亚洲并夺得五连冠做出了贡献。伊过世后,还把自己一半个骨灰安葬了漳州排球基地。

五连冠之后,当年张园弄堂排球队弄球运动员都从世界各地飞回张园来,大家庆祝五连冠、为五连冠自豪,同时也回忆起伊拉当时辣弄堂里打球个日脚,弄个也算是一种致青春吧。

1981年,钱家祥特地带仔当时男排个主力汪嘉伟到张园来看当年自己辣弄堂里打球个地方,还特别让汪嘉伟看了红砖墙浪两只挂排球网个钩子。弄两只钩子倒一直保存到2000年,只是后来修墙,被弄既没脱了。

据说汪嘉伟个儿子是学导演个,有心拍一部关于伊父亲排球生涯个纪录片。我真希望伊个儿子能到张园来看看,记录下排球前辈曾经打球个地方。

(本文选自新民晚报·新民网出品微信“依好上海”,微信号:hellosanghai2013。传播上海文化,服务上海市民。大城小事,记得第一晨光微信“上海依好”哦!参与互动,会有惊喜等着依!)



老字号中药铺

文 / 沈寂
图 / 范生福、范思田



凡是中药铺,都分内棧和门市。内棧的药工,有刀部,分南北刀。南刀专切参茸、半夏、厚朴、附子、竹节等;北刀专切粗糙药材,另有碾工,将药材用手杵和脚碾的方法,研压成细末备用,还有“斗”部药工,专管每晚门市药屉中药材的存缺,随时补充供应。药铺门市的职工称“先生”,也称“药信”,负责接方配药。他们要当三年学徒,熟悉药材,懂得药性,甚至能从药方中得悉病理和用药条理。算得上半个医生。

老上海有几家出名的老字号中药店,创办于清乾隆四十八年的童涵春国药号,创办人童善长。制药“人参再造丸”,有祛风活血功效,创立于清光绪年间的蔡同德国药店,创办人蔡唱青,经营饮片、丸散、膏丹等。自制“洞天长春膏”成为独家出品的补剂,另有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等三十六种成药。创立于清雍正二年的雷允上中药店,店主名允上,少年多病,受业于名医,病愈行药。从事研制丸、散,自制秘方成药“六神丸”,为消暑解毒妙药,名闻四方。徐重道国药号到处设有分店,药材齐备,病家为方便,都到附近徐重道去配药。

名人旧事

胡适算啥地方人,讲起来是蛮复杂个。照出生地来讲,1891年12月17日胡适养辣川沙,应该算是上海浦东人。不过,伊4岁个辰光就回祖籍徽州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告咗一般性书浪个胡适是绩溪人。等到伊长到14岁(1904年),与江冬秀订婚,到上海进梅溪学堂(今蓬莱路河南南路口)读书个辰光,上海闲话伊是听也勿听懂哉。

开学第一天,胡适着仔一件蓝呢夹袍,绛色呢大袖子褂去拜见教书先生,完全是一副徽州人个打扮。选个辰光上海个学堂上课基本浪向伊是用上海闲话,但胡适对上海闲话已经彻底忘光光,告咗只好进低级个第五班。

为了适应学堂个教学搭仔生

胡适学讲上海话

文 / 郭晔雯

活,胡适一门心想要学好上海闲话。到底是读书胚子,只过了一个号头,上海闲话基本浪向既没问题了。有一趟上课,先生照例用上海话讲《蒙学读本》。当讲到“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个辰光,伊随口一句,选个是《左传》浪个闲话。胡适辣海老家个辰光书已经读过过关,告咗晓得先生讲豁边了。伊走到先生台子旁边低声讲:先生,弄只“传曰”是《易经》个《系辞传》,勿是《左传》。先生立时三刻对伊刮目相看,继续问伊读书个情况,胡适侬用上海闲话回答。到仔末脚个辰光,先生拉牢胡适个手,打仔几只弯,下到底楼前厅,拿伊升到二班个课堂里。选桩事体拨了少年胡适邪气大个自信,

上海闲话越讲越来三,到伊考进中国公学辰光,已经讲得老像样了。

辣海胡适以后个写作搭仔谈话里向,经常会跳出几句上海闲话。譬如1959年初,胡适搭仔陈诚、蒋梦麟、王世杰辣海台湾各地白相了6天,拨人讽刺是“商山四皓”。胡适就讲,选个是读书人个“错客”,还特为说明“错客”是上海闲话——“错客”又写成“促括”,上海人侬晓得啥意思。可见,上海闲话对胡适个影响还是蛮大。年纪大个辰光,伊讲,徽州话是伊个第一语言,上海话是伊个第二语言,官话(普通话)是伊个第三语言,外加讲:“现在假使搭仔上海人蹲辣一道,听伊拉讲半个钟头闲话,我也可以讲得蛮来三了。”

沪语趣谈

勿要忒大哦!

文 / 余晞慕

“勿要忒漂亮哦!”“勿要忒好哦!”“勿要忒坏哦!”“勿要忒……哦!”……选种讲法,来辣外地人听起来就像是一句否定句,哪能一歇歇就变成了肯定句了呢?听上海人讲闲话,有辰光真会觉得拎勿清。

“勿要忒X哦!”选种句式来辣上海流行还勿过四十来年横里,老底仔是既没选种讲法个。开头是来辣小青年当中讲讲,后首来大家觉

着蛮噱头、有眼海派味道,才慢慢叫传开来了。

其中“勿要”【要讲成veyao】两个字,其实是“莫不要”、“莫不是”、“莫非”(否定之否定)个省略式,有“无比”、“非常”个意思。“勿要忒大哦!”也就是“莫非忒大咯?”(引申为“真是太大了!”)。

辣古汉语中,“莫”和“莫不”、“莫非”有辰光互通通用。譬如《诗

经》里向有:“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一句闲话,意思是讲:“现在的人,莫不是如兄弟那般亲热呢!”康有为反对科举制度,不过伊来拉一份奏折里向谈到个问题个辰光也讲:“任官先试,我莫先焉,美国行之,实师于我”。意思是讲:“选任官吏之前先举行考试,这在我国莫不先行,美国所实行的,实在是从我国学去的”。

“勿要忒大哦!”就是“真是太大了!”上海闲话个语法就是有弄能怪法仔。可惜来拉方言词典里向还寻勿到选种例句。

闲话闲画

吃面还吃红汤面

文图 / 阿仁

上海人欢喜吃面。有交朋友是“天天见面”个。老里早个辰光,大饭店、小摊头都有阳春面供应。阳春面名字好听,其实就是光面。不过伊个辰光喊一碗阳春面上来是勿见得坍台个。更有老吃客还会关照堂信:“重油、宽汤、重香头!”重油,猪油多放一点。宽汤,汤水也要满一点。重香头,几粒葱花勿够,要撒上一大把才过瘾。一碗阳春面就是一顿早饭,也可以是下半天个一顿点心。

上海人最喜欢吃个是苏式红汤面。苏州面馆出名个是沧浪亭。最早个沧浪亭辣重庆南路,靠近淮海路。坐东、朝西,只有一开间门面。临马路一边还开了窗口卖苏式糕点:赤头糕、绿豆糕、黄松糕、方糕、条头糕。店堂里挂着姑苏有名个书画家吴湖帆先生题写个店名:“沧浪亭”。现在上海马路浪看到个沧浪亭分店个横浪浪个三个大字“沧浪亭”就是从此地来个。勿晓得几经沧桑吴湖帆个真迹还辣海哦。



弄顿墨宝今朝至少也值个百把万了。我看,沧浪亭最叫好个面点是腰花面、鳝糊面脱葱油肉丝面了。“困难时期”个年代,沧浪亭一碗好个浇头面要卖5、6块洋钿。要晓得当时上海青工个月工资也就只有30块上下。就是弄能,到沧浪亭去吃碗面个顾客还得天勿亮就去排

队。伊个辰光我才十多岁,跟了爷娘到沧浪亭去排队等天亮,只为吃一碗热汤热水个葱油面。

修造南北高架,弄一带开拓马路,沧浪亭搬场了,到巨鹿路个几间外间朝北面去做生意了。又后来为了让楼上个居民清静,沧浪亭又搬到老重庆路靠淮海路伊面。弄一

家是上海滩浪正宗个沧浪亭。其余各区、各条马路浪个都是老沧浪亭拷贝出来个,用现在个讲法,连锁店是也。因为一直追随老沧浪亭,与老店里个老职工都熟了。厨房里个夏师傅是十几岁就顶替伊拉阿爸到店来下面、炒浇头了。到年底年初,老夏也要退休了。跟年追击一月面店一直吃到大厨师傅告老还乡,我吃面个劲头可见一斑哉。

早几年上海又开出一只“吴越人家”个红汤面店。因为味道也入味,生意火爆。此后也生出不少连锁店。近来“吴越人家”好像也有点沉沉浮浮,足见辣上海滩浪要拜一记面大王,竞争是够结棍个。弄两三年里还有勿少以苏州人、上海人长辈称谓为店名个红汤面馆开了出来。“好婆”面店、“外婆”面店、“阿爷”面店、“爷叔”面店……生意做得好个,店门口也排起长队。沧浪亭个老夏师傅是退休了,但交交关关个小夏师傅辣拉成长。苏州红汤面,赞!